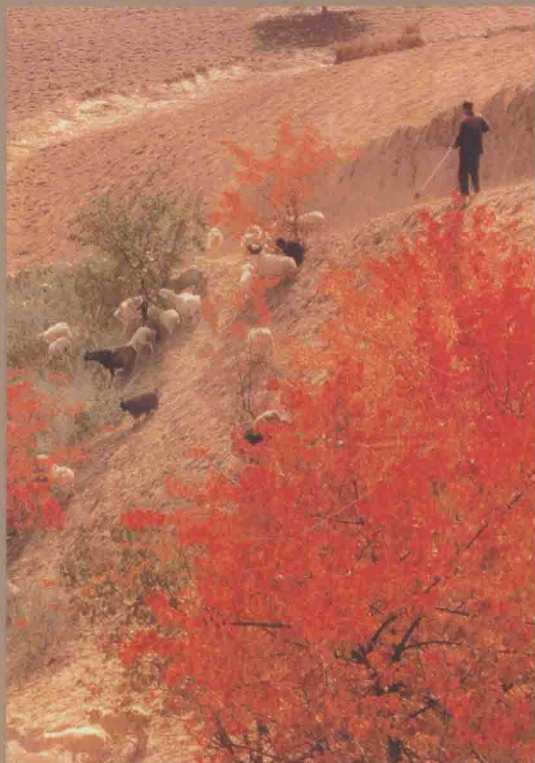


新绿丛书



苦 缘 ◆

陈振军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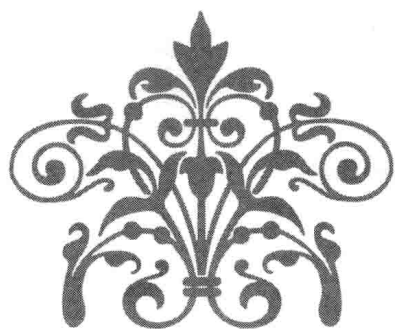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绿丛书

陈振军 / 著

苦 缘

上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缘/陈振军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新绿丛书/马汉文主编)

ISBN 978—7—227—02675—4

I. 苦…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2207 号

苦 缘 (上)

陈振军 著

责任编辑 何克俭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675—4

定 价 47.80 元 (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绿丛书编委会名单

名誉主编：李东东 张贤亮

顾问：朱昌平 高伟

主编：马汉文

副主编：郭光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汉文 布鲁南 李秀琴

陈有满 杨森林 郭光华

胡建国 彭生选



目 录



第 一 回	大山塬扬沙飞尘	小家庭乌烟瘴气	(1)
第 二 回	逃捕路上辛酸事	贪吃无钱难两全	(10)
第 三 回	行骗不成遭毒手	毒打巧变苦肉计	(19)
第 四 回	穷家有难相帮扶	三秋虽冷也温暖	(24)
第 五 回	前辈劳作受辛苦	后代晚归闹误会	(31)
第 六 回	深秋送暖叙前情	同病相怜话衷肠	(39)
第 七 回	黑夜相思送衷情	红日光彩照人间	(49)
第 八 回	母女哭诉心头苦	风雪难阻腹中儿	(57)
第 九 回	鲁莽受宠中毒计	分赃奸诈起疑心	(64)
第 十 回	浪荡汉同流合污	漂流女暗度陈仓	(75)
第十一回	弱妇残死风雪路	孤儿尽享人间情	(84)
第十二回	焦土荒沙树生烟	早年求水闹风波	(98)
第十三回	茅草屋里立壮志	松树岭上搞勘测	(113)
第十四回	人间真情无价	金钱难买团圆	(125)
第十五回	老姬活如游地狱	孤女梦想见兄弟	(133)

新
绿
丛
书





- 第十六回 空中悬着一块肉 暗里飞来四方鸦 (139)
- 第十七回 修水库勉强开工 念旧情夜访孤坟 (156)
- 第十八回 赤兔放眼千里路 野花缠绊失前蹄 (167)





第一回 大山塬扬沙飞尘 小家庭乌烟瘴气



新
绿
丛
书

一年没下透雨，除了粮食欠收，秋墒也不好，眼看就要干透膛了。

预阳县数黄土原乡旱情最严重，生活在山源上的人们把收获的希望全部寄托到来年。一年的庄稼两年做。他们不得不顶着烈日迎着飞沙扬尘，没命地深翻脚下来年才有希望的土地。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刘宝吆着两头毛驴，扛着犁杖吃力地爬上山头往自家的田埂边走去。两头毛驴是承包责任田时就分下的，牙齿差不多磨秃了。一年来吃不上宽余的草料显得很疲乏。刘宝赶着毛驴来到田间，把套绳搭到它们的脊背上，挂上犁杖，喊一声“嘟”就出发了。踏着启明星下模糊的犁沟壕，高一脚低一脚，跌跌撞撞，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他看着脚下刚翻出来的干灰似的热土，心里烦躁极了。他想：松树岭，乍听起来应该是个松树成林、鸟语花香而美丽富饶的好地方。没有来过这里的人说啥也不会相信松树岭却是一





个山源起伏、沟壑纵横而异常贫穷的山旮旯。

这里有三棵即将干枯的老松树，它们就像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佝偻着单瘦的脊背顽强地生长在这里，也目睹着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生活。它们到底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至今是个谜。也许是有了这三棵百年古松人们才给它取了松树岭这么一个漂亮的名字。

和黄土原乡东部地区的其他两个村——山城湾和榆树洼相比，松树岭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穷地方。生活在这里的人没有品尝到松树带来的甜头，祖祖辈辈常年忍受着“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十年九不收，风吹沙石流”的折腾。乡亲们怨恨这里，也埋怨这个世界……

自打移民开始，松树岭的村主任王大叔搬到新灌区后，这里就变成群龙无首的乱摊子。年轻人无事可做，常常聚在一起赌博，小偷小摸的事也时常发生。在这个百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就有五六个光棍汉。栓柱、大槐、秋生、军涛……他们家家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却是个个死驴不怕狼啃，摆出个破罐子破摔的架势，使本已贫穷的松树岭雪上加霜……

童年时期，刘宝和娟她娘曾在一起上过学。那时候她家条件好，一直上完中学。他因为爹死了，只念完小学。上学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刘宝就像袒护小妹妹一样袒护过她，幼小的心灵深深地埋下了爱的火种。十八岁那年，刘宝托人去她家提亲，就是因为没爹没妈又缺钱，自己的心上人嫁给同村的张二。就这样，两人又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刘宝没有钱自然没人瞧得起他，至今是个光棍汉。可惜的是





娟她娘结婚后三天两头挨打受气，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

.....

刘宝赶着牲口在空旷而清凉的山源上犁地，脑海中波涛四起，思绪万千。他想：家乡的人怎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呢？面对眼前层层叠叠的黄土山源和终年在这里辛辛苦苦劳作的老百姓，他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了。看着这山这地这风这沙，他觉得这无情无意的老天爷和吝啬的黄土山塬似乎合伙算计着松树岭的人。他恨透了这个贫穷的山沟，觉得心头压抑得快要窒息了。恨不得放下手中的活计，直奔到荒野外的高山顶上大吼几声方能消除心头的闷气。



新
绿
丛
书

送走启明星，东方渐渐发白，接着是一轮旭日破晓而出，茫茫的山塬终于显出了轮廓。眼前黑乎乎的山梁静静地躺着，山梁的背上仍然背着灰茫茫的大山疙瘩，一望无边，在茫茫的土雾里淡淡地蜿蜒伸向远方。田间地头偶尔见一两簇努力生长的苦豆子草，它们奋力地挣扎、勉强地生活且顽强地生存下来。一缕缕懒洋洋的炊烟缭绕在村庄上空，汇集成淡淡的雾气，笼罩着沉睡的荒源山庄。就在这些层层叠叠的山塬皱折里，不时传来鸡鸣声、狗叫声和小孩的嘈杂声，这声音汇集在一起，便是山村的风韵。俗话说“庄稼汉三件宝，鸡叫狗咬娃娃吵”，果真如此。

中午时分，一阵山风吹来，随风卷起的黄沙一股接着一股席卷山源。刘宝一次又一次地挥动着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抽打着两头毛驴，但它们已经极度的疲乏，再也拖不动那张犁了。风越刮越猛，刘宝也觉得有些疲劳，直到风沙遮住蓝天吞没山源时，瘦弱的毛驴和困乏的刘宝在茫茫的风沙里再也





坚持不住了。他赶着两头毛驴走下山坡的时候，松树岭的山坡上还有不少犁地的人。这儿喝一声那儿喊一声，疲乏的牲口任凭皮鞭的抽打，沉重的步子依然不紧不慢，我行我素，女人们带着娃娃蹲在地里收庄稼……

正午时分，张二的女儿——娟娟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往回走。来到家门口，屋子里发生的事情像刀子一样刺着她的心肺：

啪——咚——

娟娟听到这声音，简直害怕极了。这声音似乎要摧毁她那幼小的灵魂，把她带到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她不由得屏住呼吸站在家门外。

“你想管我，老子挣来的钱，想花就花，咋啦？”

“呜——呜——”

这种事是娟娟的家常便饭。每当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她就像丢了魂似的难受。今天爸爸的吼叫声像爆炸的霹雳，发出令人窒息的威力。妈妈也发出一声声辛酸的哭泣。娟娟听见这些声音不知所措，心里宛如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她不得已轻轻地推开门，但见锅盖敞开着，地上摔碎了一只碗，米饭撒得满地都是。爸爸怒目圆睁，左手提着一条木板，右手扭着妈妈的衣领。妈妈鼻青面肿，泪流满面，被摁倒在爸爸面前，双手扯着爸爸的衣襟，嘴里还不住地争辩。一个残暴、蛮横、不讲理；一个软弱无力，极力挣扎。娟娟看着眼前的景象更是茫然失色，一时陷入了极度恐慌的境地。

“赌吧！那是你们先人留下来的祖业。”娟她娘处于劣势而不示弱，在极力地抗争着。





啪！没等住口又是一个耳光。

“打！你今天就打死我！”

娟她娘仍被扭倒在地，只有招架之力哪里顾得上还手。娟娟既为难又心酸，她悔恨自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娟娟的爸爸叫张玉发，因为排行老二，人们都叫他张二。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在农村一月有几十元的工资，再种几十亩责任田，本是一个和睦的小家庭。可是因为张二染上了赌博，嗜赌如命，常常几天不回家。把娟她娘规劝他的话从不放在心上，张口就骂，动手便打。起先，娟娟以为天下做父母的可能都是这样，非要争出个高低胜负不成，凡是家庭都有一层恐怖的阴影。上学以后，娟娟才慢慢地知道，小朋友的家欢颜笑语，互敬互爱，飘逸着温暖和幸福的浪花。她渴望幸福，也羡慕小朋友，却找不出爸爸钻在麻将桌上不回家的原因。今天究竟是咋回事呢？



原来，张二早晨出门和他的几个老朋友又赌上了，直到日头偏西还不见他的影子。娟她娘做好饭去找他，嫌损伤了他的面子，于是引起这场事端。

“妈妈！”娟娟哭喊着扑进妈妈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搂着她。这时只见张二恼羞成怒，扔下手中的尺板走出屋子。一场揪心般的角逐才算退去了，屋子里只有她们母女抱在一起，痛苦伴随着泪水浸湿了娘俩的衣襟。

刘宝路过张二家听见娟她娘泣诉的哭声，停住脚步想进去看个究竟。却因为手中牵着毛驴实在不方便，就回家去了。

秋季的天气不算长，不觉山坡上犁地的人、收庄稼的人已经各自回家吃饭歇息了。肆虐的狂风扬起黄沙一直刮到天





黑。娟娟母女俩又是用痛哭充饥渡过了一个苦难的夜晚。

第二天上午，娟娟没有去学校。她看着妈妈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肿得像“锅盔”似的，心里十分难过。

“妈！往后你再不要管他了！”

“那咋行，一月不到一百块的工资叫他赌光了，还欠一屁股的账，一家人日子咋过？”

下午，娟娟背着书包又和别的小伙伴一同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而她却无精打采，忧心忡忡。上课时，家里发生的事情一幕接着一幕不断浮现在她眼前。爸爸和妈妈的争吵占据着她思维的大部分空间。



几天后，娟她娘的伤情刚好一些，就给女儿准备好干粮执意要去娘家住上几天，以消解积压在心头的怨气。

这天早晨，娟她娘把女儿叫到身边，一边擦眼泪一边抚摸着女儿的小辫子，哽咽着说：“孩子！你好好念书，放学回家后，自己熬点米汤，吃些馍馍。”娟娟瞅着妈妈受伤的面孔，眼泪夺眶而出。她扯着妈妈的衣襟不敢松手，跟在妈妈的身后泪流满面，哭着说：“妈妈，您走了留下我咋办？”娟她娘看着女儿可怜的样子，改变口气哄她说：

“那好，我不去了，你要好好学习。”娟她娘无奈地走进门，放下包袱蹲在女儿面前，轻轻地撩起她散乱的头发，擦干了她脸上的眼泪。

“嗯，”娟娟听妈妈说真的不走了，心里只觉得亮堂了许多。她撒开手，擦干妈妈脸上的泪水，背起书包高兴地上学去了。

中午放学回家，门拴上挂着一串钥匙，夹着一张纸条，



娟娟急忙打开，上面写道：

娟娟：

你好好念书，过几天妈妈就回来。

“妈妈！”娟娟拿着纸条才恍然大悟。她越想越伤心，不由得大喊一声。可是院子里惨淡无光，死一般的沉寂，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妈妈呢！

“妈——妈，你——在——哪——里？”娟娟使尽全身的力气，满嗓子发出的声音传遍村庄，随即传来暗暗的回音。这回音近乎传遍山塬上娟她娘有可能去的每个旮旯里。

一声回音过后，院子里陷入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一个瘦弱的小姑娘，身体似乎缩小了许多。霎时间萎缩成了一只尚未出巢的小鸟，呆呆地站在门口，忍受着孤独和冷落的折磨。

“怎么办？怎么办？”

妈妈走了，爸爸又不在家，院子变成了一座四面透风毫无温暖的烂摊子。

这天下午，娟娟没有去学校。她手中捏着妈妈留下的那张纸条，想尽快找到爸爸，告诉他家里发生的一切。孤独和失落感伴随着她独自在村头转悠，逢人便问。终于在村东头的老王家找到了。

那是一个四面豁口的敞院子，一孔破旧的黄土箍窑。门扇上的裂缝足有二指宽，门头顶的小窗子飘出呛人的烟雾，屋里传出叽叽咕咕的说话声。娟娟来到门口踮起脚透过门缝



新
绿
丛
书





向里看：只见张二坐在赌场中间，明晃晃的脑袋下长着又长又黑的八字胡，说说笑笑真快活。还有几个手忙脚乱，贼头贼脑的人围成一圈。娟娟不认识，也不想细细打量。

“爸爸，回家吧！”娟娟推开门声泪俱下。

“噢，是女儿，等一等，看爸爸赢钱。”张二刚一抬头，目光又赶紧回到扑克牌上，“揭牌”拴系着他的骨髓，牵动着他的灵魂。宁可舍生忘死，不可耽误一时，对女儿的话也是三心二意。等揭完了牌，娟娟把妈妈留下的那张已经捏皱了纸条给他。他打开看了一眼说：“你还没吃饭吧？这是一百块钱，到小卖部买点吃的。”村子上是有个小卖部，是王二娘家开的，只卖一些烟酒糖果。

娟娟接过这张一百元的钞票，痴呆呆地站着。她看着这一百元钱心想：一家人的安宁和幸福正是被这一张张钞票夺走的，也给她的家庭遮上了一层冰冷的阴影。张二仍然专心玩着。赢钱是上帝交给他的使命，是祖上留给他的技艺，不赢不成。他根本不知道女儿不光需要钱，还需要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啊！

“下注！下注！”他们异口同声，一张张百元钞票雪花似的扔在桌子上。然后一个个屏息凝视，眼神里充满着赢的希望，接着迫不及待地说：“亮牌，亮牌！”

他们中有一个人欣喜若狂大叫一声：“哈哈，我赢了！”把钞票一齐卷进自己的腰包。

张二玩过几个回合后，手中的钱又输光了。他看见女儿手里的钞票急忙说：

“快！快！快！先拿来，等爸爸赢了再回家吃饭。”没等





娟娟吭声，手中的那张百元钞票又被张二夺走了。

女儿哭喊道：“爸爸，咱们回家吧！”但张二顾不上理睬女儿。娟娟无奈地大哭起来，这可惹怒了他。

他板着面孔，输了钱的恼火一起涌上心头，死死地盯着女儿怒吼一声：“滚你妈的蛋，往回走！真是个丧门神！”

“快回去，不要哭了。”

玩赌的人你推我操，把娟娟逐出赌场。就在这时，村口传来“呜——呜！”一连串急促的警笛声。

几天来派出所对玩赌成风的村庄巡回检查。

“快！快！快！收拾起来。”

“跑！”

这伙赌徒听到警笛声一拥而出像炸开的马蜂窝。张二失魂落魄跑得最快。娟娟站在门口，望着爸爸仓惶逃走的背影，不知如何是好。村子里的人站在门口惊讶地看着，七嘴八舌，有说有笑。他们不知道娟娟内心的苦恼，有道是：

茫茫山塬沙尘起，
落后愚昧世代愁。
赌场孤女泪劝父，
为何人间怨悠悠？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逃捕路上辛酸事 贪吃无钱难两全



新
绿
丛
书

村子里的人听到警报声都各自跑出家门，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围到村口看稀罕。“站住，再跑就开枪了！”警察追捕赌徒的喊声在村口回荡，也萦绕在张二的耳边。他只顾眼前，一口气跑出村子。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钱输光了是小事，险些又被关进去。

其实，张二被关进监狱已不止一次了，进监狱好比是家常便饭。像他这种人，“大法不犯，小法不断，害死公安，气死法院。如果抓去，顶多就是罚款”。

眼下跑出来不敢回家，也见不到孩子。独自低着头，沿着通往县城的山路一边走一边沉思着。他想：人活着就是为了钱，谁不是为金钱才活到这个世界上的。有了钱就应该玩，在赌场上赢钱轻松自在潇洒。也只有男子汉才能玩得起。今天输钱都怪那个丧门神丫头，是她败了我的好运，真是……





茫茫的山塬一个挨着一个，一阵大风卷起的沙尘一阵连着一阵，由北向南而来，席卷山塬也吞没了张二。他眯缝着眼睛，趔着身子顶着沙尘吃力地走着。边走边掩着衣襟，任凭沙尘劈头盖脸。也聆听着对面山上传来牧羊人的歌声：

山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
村子还是那个村子，牛还是那头牛。
哎，哎嗨哟，哎，哎嗨，哎嗨哟，
女人还是那个女人，脸还是那张脸。

.....

山坡上的牧羊人用粗犷的音调，唱出了山村的韵律。那歌声气势豪迈，句句喷发着心中的无奈。

牧羊人的歌声过后，又传来几声“咩咩”的羊叫声。接着一群雪白的羊只逐渐聚拢，跟随着牧羊人的哨声渐渐离开山源向村庄走去。太阳落山，夜幕渐渐淹没了山塬。一个个山丘已经沉睡，四周灰蒙蒙的死一样沉静。秋天的傍晚已有几分凉意，张二一天没吃东西，肚子叽里咕噜直叫唤，往哪里去呢？他也知道沿着眼前的小道往北走，可通往县城；往南走，能返回村子。他犹豫了，把手伸进口袋摸了半截烟头，蹲在路旁的土坎上，掏出一个压扁的火柴盒，划着一根火柴，猛猛地吸上一口，顿时浑身轻松了.....

刘宝是个不甘贫穷的小伙子。上午，他刚犁完自己的

